

北京华泰科信科技有限公司

华泰科信项目管理杂志

2003年8月

(第十期)



北京华泰科信科技有限公司

Beijing Huata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., Ltd.

目 录

项目管理 - 《最后期限》连载

文章来源：新浪网 作者：Tom DeMarco, UMLChina 翻译组翻译

编者按：汤普金斯先生，这位爱打瞌睡的资深项目经理，公司近期裁员的牺牲品，被绑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，委以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，开始一次奇异的、难以测度的冒险……这听起来完全像一部卡夫卡式的荒诞小说，但其实却是 IT 名著《最后期限》(汤姆·迪马可著，熊节等译，2003，清华大学出版社)的开头。

我们为大家整理出这部名著，是希望给哪些迷失在错误当中的管理人和负责人一点火花，一点灵感还有一点点面对挫折而永不言败的勇气。能做到这点，我们就已经感到欣慰了！

▶ [第 1 章 新的机会](#)

汤普金斯先生轻松地坐到了最后一排的座位上。这是位于西泽西卡(译者注：虚构的国家名称。)的佩内洛普电话和通信公司的主会场。过去的几周里，为了参加各种演讲，他已经在这个礼堂里呆过很长的时间了……

▶ [第 2 章 对抗卡布福斯](#)

汤普金斯先生开始做梦了。他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，似乎有好几天那么长。梦开始的时候，他闭着眼睛走在路上。有一个人在他的右边，一只有力的手扶着他的手臂，很温暖……

▶ [第 3 章 “硅谷”](#)

汤普金斯先生在自己的床上慢慢醒来。他穿着自己习惯的苏格兰绒睡衣，盖着用了多年的蓝白花纹旧被单，脑袋下面是最爱的老式枕头。所有的东西都有家的味道，但很明显，他不是在自己的家里……

▶ [第 4 章 CD ROM 工厂](#)

我为你准备了一件小礼物。”莱克莎郑重地说道。汤普金斯紧盯着她。她的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：她看上去竟然有点害羞……

▶ [第 5 章 元首](#)

早班列车把汤普金斯先生从瓦斯乔普带往首都科撒奇。这趟小火车沿着海岸线向北直到洛夫拉吉，然后在那里转向内陆。在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本 1907 年伦敦出版的小册子，名叫《摩罗维亚旅游者》……

[返回目录](#)

《最后期限》之一 新的机会

文章来源：新浪网 作者：Tom DeMarco, UMLChina 翻译组翻译

汤普金斯先生轻松地坐到了最后一排的座位上。这是位于西泽西卡(译者注：虚构的国家名称。)的佩内洛普电话和通信公司的主会场。过去的几周里，为了参加各种演讲，他已经在这个礼堂里呆过很长的时间了。现在，汤普金斯先生以及其他几千位专家和中层管理员工都被解雇了。噢，他们通常不会用“解雇”这个词。他们更喜欢说“解决多余的人”，或者“缩减企业”，或者“调节企业配置”，或者“精简”，或者“减少管理”之类的字眼。或者，以他们最喜欢用的话来说，是“离开，到别处去寻找机会”。他们甚至给这种说法一个简写：ReSOE。汤普金斯就是一个 ReSOE——“离开，到别处去寻找机会”的人。

今天的主题仍然是“新的机会”这是一系列节目中的一个。照海报的说法，这个为期五周的节目是“超过 100 小时鼓舞人心的训练、幽默故事、幕间音乐剧以及对于 ReSOE 身份的庆祝”。那些目前仍被雇佣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则被安排在另一个会期，看起来他们相当肯定地认为成为 ReSOE 是一件可喜的事情。他们很明显地表示自己也很乐意成为 ReSOE。他们真的很乐意。不过却没有那么好运。是的，他们还必须坚持下去，必须尽最大努力继续忍受薪水和福利的压力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正尽力往前坐。

会场的最后几排被声学工程师们称为“零信号区”。出于某些原因(甚至没有一个好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)，在这几排几乎听不到来自前面的任何声音。于是，这里就成了一个绝佳的睡觉场所。汤普金斯总是坐在这里。

他把今天收到的一大把宣传单放在前面的座位上。他的随身帆布包里放着两本厚厚的活页笔记本和一些信件，在包的外面印着一个徽标：“我们的公司瘦下去，外面的世界胖起来”。包上还放着一个棒球帽，上面绣着“ReSOE，引以为荣！”的字样。汤普金斯戴上帽子，然后把它拉下来遮住自己的脸。几分钟之后，他进入了梦乡。

人力资源部的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开始合唱“新的机会，真棒！”。按照预先的安排，听众应该跟着节奏击掌，并且用最响的声音大喊“真棒！”。在主席台的左边站着一个人，拿着一个扩音器不断地招呼听众“大声点！大声点！”。一些人开始软绵绵地击掌，但是没有人喊出声来。一如往常，这些喧闹声几乎没有进入“零信号区”，不过仅这一点点声音也已经吵醒了汤普金斯先生。

他打了一个呵欠，并坐直了身子。他首先注意到，还有一个人也坐在这个安静的区域中，和他仅隔着一个座位。然后他还注意到，她非常可爱。看起来她大约 30 岁出头，皮肤比较黑，但中等长度的黑发修剪成荷兰式，一双深色的眼睛看起来更像是个外国人。她静静地看着主席台上的表演，非常轻蔑地微笑着——实际上那根本不能算是微笑。汤普金斯先生想以前应该在哪里见过她。

“我错过了什么内容吗？”他问道。

她的目光仍停留在主席台上：“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

“您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他们要你离开，但又不想让你到 MCI(译者注：MCI 是一家电话公司，与汤普金斯先生现在的公司是竞争对手，所以尽管汤普金斯先生已经被解雇了，公司还是不想让他到 MCI 去。)去。”

“还有别的吗？”

“呃……让我想想，你睡了大概一个小时。这一个小时里都发生了什么事……没有，我想没有了。他们一直在唱歌。”

“知道了。对人力资源部来说，这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早晨。”

“噢——我们应该怎么说？有点儿坏脾气的汤普金斯先生醒来了。”

“我看你比我强一点，”汤普金斯先生说，并伸出他的右手，“汤普金斯。”

“胡利安。”她说着握住了他的手。她的眼睛直视着他，那双眼睛颜色很深，几乎完全是黑色的。让人喜欢与之对视的一双眼睛。汤普金斯感觉自己的脸颊微微发热。

“呃……我的名字是韦伯斯特。韦伯斯特·汤普金斯。”

“莱克莎。”

“很有趣的名字。”

“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名字。来自摩罗维亚(译者注：虚构的国家名称。).”

“啊。”他很聪明地为自己掩饰。

“啊。”

“我想，我们以前见过吧？”他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来。

“是的。”她却不肯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他还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她。他环视整个会场，附近没有其他人。他们俩坐在公开的会场里，但还是可以进行私下的交谈。他转过头，对他迷人的同伴说：“你也是 ReSOE，我说对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？你还在公司里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我被弄糊涂了。”

“我根本不是这里的员工。实际上，我是一个间谍。”

他笑了起来。“这一定是个玩笑，”他想。“说下去。”

“我是一个工业间谍。听说过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你不相信。”

“呃……那是因为你看起来不像个间谍。”

她的脸上又浮现出了那种让人气恼的微笑。当然，她看起来真的很像个间谍。事实上，她看上去天生就是一个间谍。

“我想你在骗我。”

她摇着头，“我会向你证明的。”她取下自己的身份证，递给了他。

汤普金斯低头看着身份证。在她的照片上印着“莱克莎·胡利安”。“等等。”他说着把

身份证拿近了一些。从表面上看，似乎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压膜下面好像出了点问题。实际上，那根本不是压膜只是一层塑料皮。他把塑料皮撕掉，照片从身份证上掉了下来。原来在这张照片的下面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中年男人的照片。现在他看出来，她的名字是用胶纸粘在身份证上面的。他把胶纸揭掉，看见下面的名字是“瓦尔特·斯托格尔”。“哎呀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伪造证件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：“摩罗维亚的KVJ(译者注：指秘密警察机关。)可没有那么完善的资源。”

“你真的是……”

“嗯。要去告发我吗？”

“呃……”一个月之前，他一定会那样做。但是，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让人改变的事情。他考虑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不，我想我不会。”他把身份证还给她。她优雅地把身份证塞进了钱包。

一阵沉默，汤普金斯细细地咀嚼着她的话。现在他应该说点什么。“呃……”多么沉重的话题，他想。他很机敏地换了一个话题：“请你告诉我，胡利安女士，间谍的工作怎么样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现在也正在找工作。”

“噢，不，韦伯斯特，你不是那种能做间谍的人，”她窃笑道，“根本不是。”

他有点生气：“是啊，我根本不懂这些。”

“你是一个经理。一个系统管理者，一个出色的经理人。”

“不过有些人并不这样想。你看，我已经成了一个ReSOE。”

“的确有些人不这样想。可这样的人通常会成为大公司的高层行政人员。”

“是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不知道一个间谍究竟都做些什么。我是说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间谍。”

“就像你所想的那样，盗窃公司的机密，偶尔绑架一个人，或者还会搞搞谋杀什么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呵呵，当然了。这都是间谍的日常工作。”

“呃……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工作。你竟然会绑架别人，甚至……甚至杀掉他们？仅仅就为了获得商业利益？”

她打了个呵欠：“我想就是这样吧。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谋杀。我们只会干掉那些值得干掉的人。”

“好吧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很难赞成这种做法。我是说，我根本无法赞成。什么样的人 would 去绑架另外一个人呢？我们甚至都不会跟陌生人说话，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呢？”

“我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”

“聪明？做这种事情还需要聪明？”

“不是指绑架本身。那完全是模式化的。关键的问题是要知道应该绑架谁。”她弯下腰，从脚边的冷藏袋里拿出一罐饮料。然后她直起身子，打开了易拉罐：“要喝点东西吗？”

“唔，算了，谢谢。我从来不喝其他饮料，除了……”

“……健怡的‘胡椒博士’。”她拿出一罐冷藏的健怡“胡椒博士”。

“噢，好吧，既然你有……”

她拉开易拉罐，顺手递给他。“干杯。”她说着与他碰了一下罐子。

“干杯。”他喝了一口。“知道绑架谁会很难吗？”

“还是我来问你吧。管理中最困难的是什么？”

“人。”汤普金斯不加思索地回答。这是他最熟悉的主题，他再清楚不过了。“让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事。这就是优秀的管理者和平庸的管理者之间的区别。”

“嗯。”

现在他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了。那是在半年前，一次企业管理培训的课堂上。那时她就坐在最后一排，当他站起来与主持人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的时候，她就在旁边，与他只隔着几个位置。是的，现在他都想起来了。他们让一个叫卡布福斯——爱德加·卡布福斯——的家伙来上那堂课，那家伙大概有25岁，很明显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人、任何事。而正是他，来教汤普金斯这样干了半辈子管理工作的人如何管理。更糟糕的是，他打算上整整一周的课（这是课程表上写着的），而丝毫不提关于人的管理的问题。汤普金斯站了起来，狠狠地责备了他一通，然后走出课堂。生命如此短暂，他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“培训”上面。

当时她也听到了这一切，但此时他还是把对卡布福斯说的话又对她说了一遍：“寻找合适的人选。然后，不管你之后做错了什么，这个人都会拯救你。这就是管理所有的艺术。”

“嗯。”

长时间的沉默。

“噢。”最后还是汤普金斯开口了。“你的意思是，同样需要绑架合适的人选？”

“当然了。你必须挑选出对你有利的人，而你的竞争对手会因为失去这个人而被削弱。要知道应该选谁，这并不容易。”

“好吧，我的确不知道。我猜你会选一个组织中最醒目的那个人。难道不是这么简单吗？”

“大错特错。假如你真的想损害这个组织，你会选择除掉最醒目的那个人吗？比如说，他们的CEO？”

“呵呵，当然不是。我猜如果你除掉了他们的CEO，这家公司的股票一般会上扬20个点。”

“没错。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罗格·史密斯效应——他是通用汽车公司以前的董事会主席。我决定留下史密斯，让他来搞垮通用汽车公司。”

“噢，好主意。”

“现在，如果我想对你们的公司搞点真正的破坏，我就知道应该对哪个经理下手。”

“你已经有目标了？”谁是这个公司真正不可或缺的人物，汤普金斯大概还是有数的。

“当然。想知道吗？”她从钱包里拿出一个小本，在上面写下了三个名字。然后她又考虑了一会儿，又加上了第四个。随后把本子递给他。

他盯着这个名单。“唔，”汤普金斯说道，“这就像一枚原子弹，会把公司炸回到黑暗时代去。你正确选择了四个人……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有家有孩子。你不会是想……”

“噢，不。不用替他们担心。只要你们的公司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，根本就不需要搞任何破坏。请相信我，你的前同事们将无处可去(译者注：这是莱克莎含蓄的说法，指他们也可能被解雇。)，可能会包括这四个优秀的经理，也可能不包括他们。我到这里来的目标不是他们，而是你，韦伯斯特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？摩罗维亚的 K.....V，要我来干嘛？”

“KVJ。不，不是 KVJ 需要你，而是摩罗维亚整个国家需要你。”

“请解释一下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的国家元首——我们一般叫他‘元首’——宣布，到 2000 年，摩罗维亚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输出国。这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国家计划。我们在建造一个世界级的软件工厂。我们需要有人来管理它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你们打算雇佣我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

“我真的非常吃惊。”

“可以理解。”

“好吧，看来是真的啦。”汤普金斯又喝了一大口饮料，换上了狡猾的目光：“说说看，你们能出什么价？”

“噢，我们可以晚些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。在我们到达那儿以后再说吧。”

他笑了起来，表示不肯相信：“那儿？你认为在谈好条件之前，我会跟你去摩罗维亚吗？”

“你会的。”

“我可不敢肯定。我是说，我现在对你和你那些恶劣手法都有了一些了解。如果我不接受你的条件，谁知道你会对我做些什么？”

“是啊，谁知道？”

“如果我跟你去，我就真是个大傻瓜.....”他停住话头，考虑下面应该说什么。他的舌头好像有点发木。

“非常傻的大傻瓜。是啊。”她表示同意。

“我，唔.....”汤普金斯低下头看着手中的饮料。“你说，你是不是.....”

“嗯。”她说道，露出了神秘的微笑。

“唔.....”

只过了一小会儿，汤普金斯先生就失去了知觉，悄无声息地滑到了座位下面。

返回目录

《最后期限》之二 对抗卡布福斯

文章来源：新浪网 作者：Tom DeMarco, UMLChina 翻译组翻译

汤普金斯先生开始做梦了。他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，似乎有好几天那么长。

梦开始的时候，他闭着眼睛走在路上。有一个人在他的右边，一只有力的手扶着他的手臂，很温暖。还有一种淡淡的、让人舒服的气味。气味很淡，明显是一个女人身上的味道，有点像玫瑰或者是姜花。这种气味让他感到很满足，还有温暖的感觉。在他的左边，似乎有一个男人，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，也没有那种舒服的气味。那应该是莫里斯，在会场外值班的警卫，他这样想着。他也很清楚地听到莫里斯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我们走吧，汤普金斯先生，往这边。你现在很安全。”

他很安全。不错，这让他放松多了。他开始感觉越来越好。他的舌头有点不太灵活，嘴里还有点辣味，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弥散着一种满足感。这肯定就是吸毒者的感觉，他想着。“毒品。”他大声说道。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含混不清地说：“肚皮。”（译者注：此处并非原文，乃是译者为了表达汤普金斯先生说话含糊而选择的一个词。）

“是的，亲爱的，”一个温柔的嗓音在他耳边喃喃地说道，“‘肚皮’。只有一点点，非常好的一点点。”

然后，他走到了阳光下，那种温暖的感觉还在身边。他先是坐上了车，接着走路，随后坐了下来，最后又躺下。他一直都感觉非常舒服。

神秘的胡利安女士一直都在他的旁边。他们一起到了某个地方，某个他认为不太应该去的地方。我的天啊，他想着，就像一个冷漠的旁观者那样看着韦伯斯特和莱克莎一起离开。哦，这也不算坏，她一直在他的耳边低语。

后来，他们上了飞机。机长走过来向他问好，而机长也是莱克莎。空中小姐给了他一杯饮料，她还是莱克莎。她把杯子放到他的唇边让他喝。然后莱克莎又成了机长，她离开到前面去驾驶飞机，让他躺在双人座上，用她的毛衣给他做枕头。她的毛衣上也满是她的气味。

他开始做另一个梦。一开始就像是一场电影。真不错的一场电影，他想。你在做长途飞行，而你的新朋友在前面驾驶飞机，这本来就像一场电影。想知道电影中还有谁吗？

出乎他的意料，电影中的主角是韦伯斯特·汤普金斯。好熟悉的名字，韦伯斯特·汤普金斯。汤普金斯先生努力回忆这个家伙是不是还演过别的电影。他是不是看过其中的一两部？当然了，在字幕之后，出现的是一个熟悉的场景，一个他以前肯定看到过的场景。那是一家公司的培训教室里，一个年轻人在讲台上做着冗长的说教。扮演这个年轻人的是爱德加·卡布福斯。

“我们将制订出甘特图。”卡布福斯说道，“以及波特图、状态报告、与人力资源部门之间的交流规范、每周会议的计划、电子邮件的使用规定、时间卡、进度跟踪记录、项目里程碑报告，还有——这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部分——制订一个质量管理程序。就是这样，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汤普金斯先生站了起来。“我有问题，我叫汤普金斯。我的问题是：这就是全部了吗？这就是整个日程安排？”

“是的，这就是全部。”卡布福斯自信地答道。

“这就是你关于项目管理的整个课程安排？”

“嗯哼。你觉得还漏掉了什么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重要的，除了人的问题。”

“人？”

“是的。为了完成项目，我们必须使用人。”

“当然了。”

“我本以为你会在你的课程中讲到一些关于人的内容。”

“比如说？”

“比如说，雇佣。雇佣人是经理所做的惟一重要的事。”

“也许是吧，”卡布福斯表示同意，“我们不是说不应该做这些工作。我们也不是说这些工作不重要。而且我们也不是说……”

“看起来你根本没有打算讲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内容。”

卡布福斯低头看了看他的笔记本：“嗯，我想的确是没有。你看，雇佣是一件软性的事情，而软性的事情是不容易在课堂上传授的。”

“是不容易，但这是必须的。我还注意到你的课程中似乎没有任何关于使人和工作相匹配的内容。”

“是的。那也很重要。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你也不打算讲到它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也没有任何关于如何激励员工的内容。”

“是的。我再说一遍，那也是一个软性的主题。”

“也没有任何关于团队建设的内容。”

“哦，我将说明这有多么重要。每个人如何把自己当作团队中的一员。你看，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团队。是的，我还会强调这是多么必要，并且每个人都应该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但是你就是不肯讲到如何建设一个团队、如何保持团队的健康、如何带领团队起步、如何给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机会。你会讲这些内容吗？”

“不。我们将更集中于管理的硬科学。”

“你想教给我们管理的硬科学，却丝毫不谈人员的选择、任务的分配、激励或者团队构建？你知道这是管理中最根本的四个要素吗？”

“好了，我们的确不会涉及这些内容。这让你感到很困惑吗？这位汤……”

“汤普金斯。是的，的确有些东西让我感到困惑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你给我们上的课没有这四样东西，你还想把这个课程叫做‘项目管理’？”

“噢，也就是说只是这个课程的名字让你困惑了？那么你想把它叫做什么呢？”

“叫它‘文案工作’(译者注：“文案工作”(administrivia)，意指除去对人的管理之后，项目管理只剩下枯燥的文档，而不再有管理的作用。)如何？”

房间里一阵骚动。汤普金斯转过身，走出了教室。

汤普金斯向外走去。有一个人在背后看着他，他回过头来看看是谁——一个年轻女子，深色皮肤，黑眼睛，歪着嘴微笑。莱克莎·胡利安。“文案。”她用嘴唇无声地重复这个词，表示自己的赞同。他还她一个微笑。“文案。”她停留在这个音节上，微张着厚厚的、深粉色的嘴唇。

汤普金斯在飞机的座位上翻了一个身，把她的毛衣盖在脸上，贪婪地呼吸着它散发出的淡淡芳香。“文案”。他对自己说。他试图回忆卡布福斯当时的表情。当时卡布福斯惊讶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是的，的确如此。文案……吃惊的卡布福斯……房间里的骚动……汤普金斯大步走出教室……莱克莎重复那个词……汤普金斯重复那个词……两人微张的嘴唇碰到了一起。“文案。”他说道，转身，看着莱克莎，她微张的嘴唇，他……眼前的情景一遍遍重播……“可怜的宝贝，”头顶传来莱克莎的声音。她弯腰看着他：“你掉进了不断的轮回之中。这全怪你的‘肚皮’。它让你想起同一件事，一遍又一遍地想。”

“文案。”汤普金斯喃喃说道。

“喔，我还记得你对那个家伙说的。我被你打动了，直到现在。”她给他盖上一条毛毯。

同一部影片再次上演。公司的培训教室里，胡利安和汤普金斯坐在后排，卡布福斯仍在前面说教：“甘特图、波特图、状态报告、与人力资源部门之间的交流规范、每周会议的计划……”

返回目录

《最后期限》之三 “硅谷”

文章来源：新浪网 作者：Tom DeMarco, UMLChina 翻译组翻译

汤普金斯先生在自己的床上慢慢醒来。他穿着自己习惯的苏格兰绒睡衣，盖着用了多年的蓝白花纹旧被单，脑袋下面是最爱的老式枕头。所有的东西都有家的味道，但很明显，他不是在自己的家里。就在床的左边，有一扇大大的窗子，而在他的家里，那儿是没有窗子的。而且窗外有一棵棕榈树。想想吧，在西泽西卡会出现一棵棕榈树！当然，惟一的解释就是：他不在西泽西卡。

在床的对面，稍远的那面墙上，还有一扇巨大的窗子。在那扇窗的旁边，他祖母的老摇椅前后摇晃着。坐在摇椅上的却是莱克莎·胡利安。她从手上的书中抬起视线。

他的嘴里还有一些怪味，舌头就像一张干透了的厚毛巾。没费太大力气，他就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天哪，太渴了。

莱克莎没有说话，只是指指床边的小桌。他转过头，发现一大杯加了冰块的水。他拿起杯子，大口大口地喝了个底朝天。

桌上还放着一个水壶。他又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，喝到自己感觉不那么渴了才放下。长长的寂静，他拼命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“那么。”最后他还是开口了，“你真的干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他诧异地摇着头：“你这种人啊，难道你就不觉得可耻吗？你竟然会破坏一个人的生活，逼他离开他心爱的……”

她给了他一个微笑：“噢，韦伯斯特，没有你说得那么糟糕。你心爱的什么？工作？居住的城市？当然，那儿有你的朋友，但是你被辞退了，如果在别的地方找到新工作，你还是得离开他们。现在，你在这儿，你找到了新的工作——很多的工作。我们破坏了你的什么？”

这倒也不假。谁会真的想念他呢？谁又不是随时可能离去呢？“我有一只猫！”他突然悲伤地说道，“一只可怜的小灰猫！在这个世界上，它只能依赖我一个人！它的名字叫……”

“希福。”她接过话头，“是的，可爱的小希福。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。”她挠挠椅子腿，一只白色脚爪的灰色小猫立刻蹦蹦跳跳地跑到了她的身边。

“希福！”汤普金斯大喊起来，“离开那个女人！”

希福根本不理睬他。它爬上莱克莎的膝盖，蜷成了一团。莱克莎挠挠它的头顶，那可爱的小家伙发出快乐的咕噜声。

“叛徒！”汤普金斯气急败坏地叫道。

他的衣服摆在梳妆台上，一条牛仔裤、一件棉布衬衣、内衣和内裤。他直盯着胡利安女士，给她最明显的暗示：他想要一点隐私。她调皮地笑了起来。汤普金斯抓起衣服，走进浴室，关了门，插上锁。

浴室很大。厚厚的墙上打开着的窗子至少有6英尺高。他把头伸出窗外，看见这座建筑物石制的外墙。他所在的房间是在二楼，楼下是一个精巧的花园。浴室里的装置都是老式的，优雅的白瓷洁具和黄铜水管。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干净而典雅。他就像是在一家高档的老式瑞士宾馆里一样。

“还需要什么东西吗？”莱克莎的声音从紧闭的门外传来。

“走开！让我自己呆着！”

“我们可以隔着门说话嘛。”

“我们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“噢，可是我们确实有很多要说的。我们必须谈谈你的新工作。你恐怕已经大大落在后面了。”

“我只是被迫来这里而已。”

“计划在执行中。难道不总是这样吗？我毫不怀疑你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一旦落后，你就无法完成了。”

这让他有点生气。他一边扣着衬衣上的扣子，一边走出了浴室。“如果真是这样，如果我接到的是实际上根本无法完成的一份工作，惟一的可能就是计划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那么，又是谁定下的计划？毫无疑问，一定是哪个傻瓜！你应该让这个傻瓜滚得远远的！老是接到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’，我都烦死了！”

“你生气的样子真可爱。”

又是那个让人气恼的微笑，她看上去如此美丽。“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有多好玩，小姑娘，这一点都不好玩。别跟我这样说话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她做出一个懊悔的表情。

汤普金斯在祖母那张垫着厚厚坐垫的软椅上坐下，面对着莱克莎。“别再跟我绕圈子了。如果我完全拒绝为你和你那愚蠢的工作做任何事，你会对我怎样？如果我坚决地对你说‘不’，你又会对我怎样？你会把我活埋了吗？”

“拜托，韦伯斯特，我们不会干那种事。如果你不认为这份工作是一个好机会，如果你不喜欢它，我们会把你、希福和你的整个世界完好无缺地送回西泽西卡，然后祝你好运。我们会先送你到罗马，让你好好度过一个周末，休息一下。宾馆、航班都将是一流的，全由我们付账。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吗？”

“我能相信你吗？”

“你能相信我吗？为什么你不试着相信我呢？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哪怕一个小谎，不是吗？你想想，难道我对你说的不都是实话吗？”

他轻蔑地摆摆手：“谁知道呢？……如果接受这份工作，我又能得到什么？”

“钱啊。当然，还有工作的兴奋、成就感、友情、意义重大的成果，所有这些。”

“那好。说说我的钱吧，有多少？”

她从手边的文件夹中抽出一些文件：“我们考虑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。”她递给他一封信。一封来自摩罗维亚某个部门的信，考究的信头写着他的名字。他看了看第2页上的“雇佣条款”。他们打算付给他数倍于以前的薪水，并且是税后收入，用美元支付。“呵？”他有点惊讶。

“另外，你还能得到一定的股权，可以自由买卖。”莱克莎告诉他。

他夸张地耸了耸肩。他无法想象，摩罗维亚这个国家能拿出什么样的股票。

莱克莎递给他另一份文件。这是属于他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账户存单，在“存款总额”一栏中写着这份合同的总金额，共两年的薪水。

“我怎么知道合同到期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真的付钱？”

她又递给他一张单子，纽约银行的支票，正好是合同的总金额。“提前付款。你接受这份工作，我们立刻把所有的报酬汇进你的账户。你可以通知你的律师，让他确定存款之后再告诉你。另外投资公司会寄给你一份书面确认。我们可以让你在一个星期之内拿到所有这些东西。在此之前，你一直是我们的客人，你可以把这当成在海滩的一次度假。”

“我甚至还不知道摩罗维亚到底在哪儿。”

“在海上。摩罗维亚在爱奥尼亚海上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你可以从阳台上看到希亚西(译者注：虚构的国家名称。)中部的山脉。”

汤普金斯先生考虑了一下。“我的工作是什么？”他最后问道。

她俏皮地向他眨了眨眼：“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问呢。”

“我不想兜圈子，”汤普金斯看着面前的简报说，“实际上你们有1500名资格相当老的软件工程师。”

莱克莎点点头：“这是最近的数字。他们都会在你的手下工作。”

“而且据你所说，他们都很优秀。”

“他们都通过了摩罗维亚软件工程学院的CMM 2级以上的认证。”

“太厉害了！你们怎么做到的？你们都从哪儿找到这么多高级工程师的？我是说，在这种弹丸小国，谁能想到……”

“亲爱的，你的偏见又开始作怪了。你其实是想说‘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技术实力’吧？”

“就算是吧。”

“我们的政府很重视教育。”

他只在书上读到过这些。“我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相似的观点，而且我认为作者怀有一些尊敬的情愫。”

“是的，那是莱斯特·特洛夫的新书，我们发现你的床头边就摆着这本书。”

“那么，我手下所有的人都能用英语读写吗？”

“都可以。在这里英语能力非常重要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你们是想用这些训练有素的天才来打造世界级的软件工业。”

“是的。我们从六个关键性的项目开始，目标是制造出六个精心挑选的软件产品。由我们的最高领袖——元首——亲自挑选出这些产品。而你，你的工作就是让这六个项目和整个机构正常运转。”

“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。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钱。我是说，人员培训和设备都需要巨大的投资。”

“韦伯斯特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希望拖你的后腿。两年以后，当你回想这段日子时，你绝不会说有谁不努力工作，绝不会说人手不够用，绝不会说你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。”

“那我们就先来谈谈支持的问题。”

“我会为你挑选一个经验丰富、足智多谋的个人助理，你还将拥有由 200 名顶尖的开发经理组成的核心团队、数十名关键领域的专家……”

“我要带几个我自己的关键人物过来。我会自己选择，然后你们必须把他们请来——注意，我不希望他们像我这样被绑架过来，我要他们自愿来这儿。”

“当然了。”她躲闪着他的视线。

“别想骗我，莱克莎。”

“噢，好吧。你真是个没趣儿的家伙。”

“另外我可能还需要一些顾问，一些世界知名的顾问。”

“一切都会如你所愿。你只要列出一个名单，我们会把他们都请来的。”

“太对了，你们会的。”他低头看看自己刚才写下的记录，“我还要求所有人都集合在一起。千万不要干傻事，不要让这些人在不同的地方工作。如果你的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你就什么都干不成。把他们集合起来。”

“我们已经这样做了。我们把整个开发团队一起搬到了弗罗泽克盆地，元首已经把该地区改名为‘硅谷’。”

他们坐在汤普金斯的套间的起居室里。这一侧的房间远离大海，朝向内陆。莱克莎站起身来，示意他走到宽大的阳台上。远方有一个美丽的小山谷。“硅谷。”她边说边用手划过这个山谷。在阳台的下面有一群新建的办公楼，她指着楼群说：“韦伯斯特，那就是爱德里沃利大学，你的新领地。从这儿步行过去只需要十分钟。”

“非常漂亮。如果漂亮的山谷是获得成功惟一的条件，我想摩罗维亚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站在世界的顶峰了。”他又低头看看笔记本：“噢，对了，最后我还要谈谈每个项目的任务，你一定要满足这个要求，没有商量的。”

她不耐烦地回答道：“好吧。”

“还有良好的网络支持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要有最新的计算机工作站，都必须用以太网或更快的网络连接起来。我还要全职的网络维护人员，以及全套的集线器、路由器、T1 或 ISDN 出口。”

莱克莎打了个呵欠：“没问题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他知道，最好现在把需要的东西考虑周全。现在正是他提要求的时候。“我还忘了什么吗？”“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。韦伯斯特，我们用了那么大的力量，只为完成元首拟订的六个项目，你对此有什么看法？”汤普金斯低头看看她给他的项目列表。的确，工作的总量不会那么庞大。他们需要完成六个项目，制造出六个中等大小的软件产品。他还不知道这些产品具体是什么，但是没有哪一个项目会需要超过 20 个人的团队。“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看来我们只需要 100 个人就够了。”“正确。那么，你想怎么处置剩下的人呢？”

“我被你难住了。这是我应该关心的问题吗？让他们度假去吧。”

“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，韦伯斯特，不过是你的一个机会。在你的职业生涯中，难道你从来没想过进行一次受控的管理实验吗？难道你从来没想过：如果你不只进行一个项目以完成一些任务，而是同时进行三个或四个项目……”

汤普金斯出神地望着远方：“一个受控的实验……一个项目组承受巨大的压力，另一个的压力少些，第三个则几乎没有压力，三个组的任务完全相同。我们可以看看哪个组先完成。是啊，我一直都希望有机会做这样的实验。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人员过量的项目组，另一个组则人员不足，第三个组的人数则是我理想中最合适的，然后来观察……”

莱克莎接过话头：“一个团队全由资深人员组成，另一个则由一些资深人员和一些新手组成……”

他完全投入其中了：“一个团队由一直在一起工作的人组成，另一个团队由陌生人组成。天啊，莱克莎，如果完成这个实验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研究管理中的秘密了。我们可以真正理解项目成功的原因。”

“一切尽在你手中。韦伯斯特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整个摩罗维亚。”她冲着硅谷点点头，“它就在你的脚下，世界上第一个项目管理实验室。”

[返回目录](#)

《最后期限》之四 CD ROM 工厂

文章来源：新浪网 作者：Tom DeMarco, UMLChina 翻译组翻译

“我为你准备了一件小礼物。”莱克莎郑重地说道。

汤普金斯紧盯着她。她的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：她看上去竟然有点害羞。

“只是一件非常小的礼物，真的。”她从大挎包中抽出一本漂亮的精装笔记本，低垂着双眼把笔记本递给他。他接过笔记本——一份可爱的小礼物。“哦。”他意味深长地说。

封面上刻 150 着几行金字：

个人日志韦伯斯特·塔特斯托尔·汤普金斯*经理*

“哦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他根本猜不出她是从哪儿知道他的中间名的。在他的任何一份证件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。当然了，搜索稀奇古怪的信息，本来就是莱克莎最擅长的。

“我想，如果把在摩罗维亚得到的经验都记下来，你会大大受益的。谁知道你会在管理实验室的工作中学到什么呢？我猜，一定有很多有用的东西。”

翻开封面，第一页上是她用娟秀的笔迹写的标题：“我学到的……”，后面是他的姓名和年份。她还在第一页上写下了第一条记录：

优质管理的四大要素： 1 选择正确的人。 1 为他们分配正确的工作。 1 保持他们的积极性。 1 帮助团队凝聚起来并保持团队的凝聚力。（其他一切都只是“文案”。）

在这一页的下面是当年早些时候的一个日期。汤普金斯先生抬起头来：“这是我们参加项目管理培训班的日子吗？”

莱克莎点点头：“是的。这些就是你在那一天提出的观点。我想，你的日志应该从此开始。”

莱克莎亲手为他挑选的个人助理是一个名叫瓦尔多·蒙蒂菲奥的年轻人。他看起来睡眼惺忪，蓬乱的黄头发耷拉在头上，完全像个乡巴佬。他的头发使他看起来很像那个著名的比利时卡通人物丁丁。要是再给他一条荷兰式的宽腿裤和一只白色的小狗，他简直就跟丁丁一模一样了。

他看上去好像还没睡醒，不过这个家伙工作起来倒是很有效率的。“10:00 点钟你有个约会。”瓦尔多告诉他。

“我刚到这儿来，屁股还没坐热呢。你看，我都还没找到我的办公室呢。”

“那儿就是你的办公室。”瓦尔多指指桌子后面的一扇门：“它很漂亮，胡利安女士亲自为你布置的。”他瞥了一眼表：“不过你可以晚些再欣赏。恐怕你必须直接上路，不然就要迟到了。”他收起几份文件，站起身来：“我会跟你一起去赴约，在路上再跟你说明。”

走出大楼，瓦尔多开车带他经过一条树木繁茂的道路，朝远离校园的一处建筑工地驶去。

“为了让你理解，你可以提前想象一下这些项目结束的日子。如果他们的确能交付全部六个产品，如果这六个产品都能如愿地成功了，如果我们像元首命令的那样能在 2000 年

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软件出口国，那我们就需要具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，才能制造出足够的软件拷贝。”

“没错。那又怎样？”

“所以，某些项目可以晚些时候再开工，但是一些关键性的项目必须立刻开工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”他从那堆文件中抽出一份手绘的网络图，看起来好像是一张波特图。“我们将需要一个生产 CD ROM 的工厂。紧跟在工厂后面，装饰、打包、插进用户手册、运到码头、再运往世界各地。你可以看到。”他指向标着“CD 工厂完工”的方框，“工厂的进度正好在关键路径上。”

“那是一个建筑工程。”

“正确。”

“那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？我是个软件经理。”

“没错。唔，你还是整个工程的老板。”

“我？呃，我是说，我猜我是。”

“就是你。‘国家书局桂花出’(译者注：此处并非原文，乃是译者为了表现瓦尔多的南欧口音而选择的一个词。)的头儿，那就是你。”

“哦哟……你大概是想说‘国家数据’……”

“……‘规划处’。不管怎样吧，这个部门大半的工作都与软件相关。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问题，就是这个 CD ROM 工厂。我担心这个工程已经很落后了，而且这个担子完全落到了我们的肩上……我是说，落到了你的肩上。”

“听见这个我很遗憾。”

“建筑经理莫波卡先生是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。他不得不这样，因为他的命令是他(译者注：原文用首字大写的 himself 表示对元首的特称。但是汉语中没有反身代词，所以用黑体字的“他”表示这个词，读的时候重读。)亲自给的。”

“你说的那个他是谁？”

“元首，国家的领袖。元首是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人。即使当他摆出失败的结果时，也是很生动的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莫波卡就是被吓坏了吧？”

“呵呵。不管怎么说，莫波卡先生已经尽了全力。但是工程进度还是落后了。”

汤普金斯闷闷不乐地点点头：“好吧，我想我们总会看见该看见的东西。”

“我们的运气实在太糟糕了。”莫波卡先生把他的两只手绞在一起，“谁能预见到这种情况呢？在其他所有的地方，我们遇到的都只有舒适的白色沙滩，谁知道恰好在这儿有花岗岩礁石呢？真是倒霉透顶。”

“所以你打算采取爆破的办法？”

“还能怎么办呢？就这也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。”

“多少个星期？”

这个可怜人回避着汤普金斯的目光：“许多许多个星期，但是我也不知道究竟需要多长

时间。”

“告诉我最好的猜测。”

“大概需要……”他飞快地观察了一下汤普金斯的表情，“……需要 10 个星期。是的，10 个星期。”

“10 个星期。”汤普金斯先生重复了一遍。在这种紧要关头，如果得到的答案是 6 个星期、11 个星期或者 15 个星期，他又能摆出什么不同的表情来呢？另外，他还很想知道真正的答案究竟是什么。直觉告诉他，如果想得到真实的情况，他最好现在就开始和莫波卡的谈话。“你说需要 10 个星期，莫波卡先生。不过我猜你至少需要……20 个星期。”他说道。

莫波卡都快要冲过来亲他了：“没错！甚至……”

“30 个星期？”

“唔……可能也用不了 30 个星期，25 周吧。”

汤普金斯先生换了一个方向：“你看，莫波卡先生，我们能不能将工厂的选址向西移，移到能避开花岗岩的地方？”

“我们不能那么干！”莫波卡近乎呻吟地说道，“不能那么干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那边也有花岗岩吗？”

“不，当然没有。但是你知道，这张设计图是元首亲自给我的，图上要求工厂正好就建在这个地方。不是那儿，而是就在这儿。我不能修改这张图。”

“你不能？”

“我当然不能。如果我修改了设计图，我们会延误工期，会落后于进度。而且这将全是我的过错，因为是我决定移动工厂的位置的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但是如果像现在这样，即使我们不能按时完工，那也不会是我的错。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而且你想想，如果有人不喜欢工厂的新位置呢？谁来负这个责？还是我！”他看上去非常痛苦。

“噢，听着，在我们讨论厂址问题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建筑物的后面就是码头，这儿的地比较松软潮湿。也就是说，卡车必须要在这些潮湿的低地里来回穿行。一到雨季，这些地方肯定会变成一个大泥塘。摩罗维亚有雨季吗？”

“有，在春天。但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？”

“是这样，我想我们应该把工厂向西挪动大概 30 英尺，这样工厂的地基就避开了花岗岩礁石。然后，我们可以把整个工厂的平面设计图翻转过来，形成一个与现在的计划成镜面对称的新计划。这样，码头就应该在这一端，恰好在礁石的上方。码头是不需要什么地基的，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固定在花岗岩上。你觉得如何？”

莫波卡目瞪口呆：“你是说让工厂朝向另一个方向？你不能这么干！”

“不能这么干？为什么？”

“这跟设计图上的要求不符，设计图上……”

“是的，我们就是要重新画设计图。相信我，我会把它画好的。在我给你新的设计图之前，你就按照这张图的镜像来施工吧。”

“但是进度……”

“那是我的问题，朋友。你别担心进度，现在你只为我工作。给我盖一座漂亮的工厂。让你的人去干活，让他们安心，保持工作效率。如果你做了这些，不管工程什么时候结束，我们都会认为你的努力是成功的。”

汤普金斯先生愤怒地冲回办公室，瓦尔多惊愕地盯着他。他在瓦尔多的桌前停下来，红着脸。

“那个元首到底对莫波卡说了些什么？这个可怜的家伙被吓坏了。你告诉我他很有‘说服力’，他到底对莫波卡说了什么……如果工厂不能按时完工，莫波卡会被发配到盐矿去吗？”

瓦尔多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：“恐怕比那还要惨。唉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
“好吧，我可不是帮倒忙的那种人。我想，以我的名义给元首写一封信，告诉他所有的‘成绩惩罚’——就像老在莫波卡心里晃荡的那个惩罚——从今往后不管用了，我将全权负责所有为我工作的人的激励和支持，表扬和批评。他要么接受我的条件，要么就让我走人。告诉他我将在明天去见他……”瓦尔多飞快地在便笺簿上记录着，“……他可以当面告诉我：是同意所有这些条件，还是想如何处置我。他爱怎样就怎样！”

五分钟以后，瓦尔多把打印得整整齐齐的信拿进来让他签名，然后通过传真发送出去。

好了，在这一天中，他干了不少好事。他把一两个不可能完成的工程揽到了自己身上，启动了一些真正大型的系统开发计划。他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也算是成就卓著了，以后在他死去的时候，应该会有一小段文字发表在《IEEE 软件》(IEEE Software)或《计算机历史年报》(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)上。不管登在哪里吧，他一想到“不会有好下场”这样的话，就觉得郁闷不已。

他开始回想自己的一生，好像真的就要突然死掉一样。情绪有点低沉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还在生气。记忆中，过去曾经遇到的那些愚蠢的、破坏性的“成绩惩罚”全都涌现出来。某些管理者的这种“不打不成材”的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不是因为他们有暴躁的父母，所以他们才成了暴躁的经理？很有可能。

莱克莎给他的笔记本就在桌上。他打开笔记本，翻开第一页，开始写日记。汤普金斯写道：

安全和变化 1 除非感到安全，否则人们就不能去迎接变化。 1 在所有成功的工程中（以及在绝大多数其他有价值的工作中），变化都是基本的要素之一。 1 安全感的缺乏会让人们反对变化。 1 逃避风险是致命的，因为这会让你也得不到与风险同在的利益。 1 人们可能会因为来自客观世界的直接的恐吓而觉得没有安全感，但是如果察觉到管理者可能滥用权力来惩罚自己，他们也会觉得没有安全感。

返回目录

《最后期限》之五 元首的魅力

文章来源：新浪网 作者：Tom DeMarco, UMLChina 翻译组翻译

早班列车把汤普金斯先生从瓦斯乔普带往首都科撒奇。这趟小火车沿着海岸线向北直到洛夫拉吉，然后在那里转向内陆。在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本 1907 年伦敦出版的小册子，名叫《摩罗维亚旅游者》，那是瓦尔多专门给他找来的。自从来到摩罗维亚之后，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些东西。

读了几章，他就把书放到一边，专心欣赏窗外的美景。如画的小渔村点缀在碧绿的海滩上，大片的葡萄园间夹着油绿的麦地。少了汽车的喧嚣，村庄仍然显得生机勃勃。在经过书中出现过的一个地方时，他觉得那里与 1907 年时有着同样的美丽。

他感觉非常平静。摩罗维亚需要他，事实就是这样。他向元首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不合理的。作为一个刚上任的新经理，他想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不是一件坏事。现在，他当然应该享受即将到来的快乐的首都之旅。最后，他认为：如果莱克莎觉得他可能“没有好下场”，她一定不会让他去见元首的。可是，当她看到他给元首的信时，她只是耸耸肩而已。

侍者把餐桌推在汤普金斯的座位前面，浆洗过的白桌布上摆着丰盛的早餐。他吃完早餐，又打了个盹。

如果汤普金斯先生对元首是否会接见他还有怀疑的话，当他在这座宫殿前报出自己的名字的那一刻，这种怀疑就烟消云散了。卫兵们整齐地跺了一下脚，摘下自己的帽子，恭敬地鞠了一躬：“汤普金斯先生！尊敬的汤普金斯先生。噢，请往这边走。汤普金斯先生。”他们带他穿过一个巨大的接待厅，大厅的石墙上悬挂着宽幅的织锦；然后他们又走上雕花大理石的楼梯，那楼梯至少有 20 英尺宽。

一位身着天蓝色套装的年轻女士在楼梯的顶端迎接他：“汤普金斯先生，欢迎您。我是莱恩小姐。”

所有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尤其是这位莱恩小姐。他感觉她像是一个美国人：“我想知道你是否来自……”

“上帝知道。”她打断了他的话，“请往这边走，他正在等您。”她带他走过一个阳台，阳台的下面是一个美丽的花园，然后又穿过一扇大门，进入了一间客厅。客厅后面的拱门通向一间巨大的办公室，莱恩小姐让他独自进了门。房间里满是绚丽多彩的植物，地上铺着东方的地毯，沙发上为客人准备了厚垫子。房间里没有灯，所有的光线都来自三个朝向花园的大窗户。一开始，他以为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。接着他就看见在房间的深处，在大办公桌旁边的小书桌后面还有一张脸，映着电脑屏幕的荧光。轻轻的，传来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。

汤普金斯走上前去，“唔……”他试探性地说道。

“噢。”这个人停了下来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唔……”

汤普金斯努力睁大眼睛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转过来看着他的是一张熟悉的脸。这个人相当年轻，大概有 30 或者 35 岁，他猜测着。一张圆圆的娃娃脸，厚厚的近视眼镜让他看起来

稍显严肃，一头黄棕色的头发。

“那么，你应该就是……”

这个人挥了一下手：“现在别忙着下结论。我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。”

“没错。但是……”

“所以，我们首先应该彼此认识一下。我想通过这次会谈我们可以互相了解，是吗，汤普金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两人礼貌地握握手。

“那么，你是……”

“对，我就是。”

“国家元首？他？”汤普金斯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个人。他真应该问问瓦尔多。

“唔，我不知道该怎么……你喜欢我怎么称呼你？”元首考虑了一下：“称呼‘先生’吧，我想。对，我喜欢这样。就叫我‘先生’。”

“哦，好的。”汤普金斯换上了一副最严肃的表情，“听着，我给你写过一封信。”“喔，是的。”他又轻蔑地摆摆手。“那么你能满足我的条件吗？如果不行，咱们就不用再谈了。我的条件就是这样。”

“我们不必纠缠于这些小事情。”

“小事情？我可不认为这些是小事情。行了，你同意我的条件吗？我一定要知道。”

一声叹息。“没问题。你还想要什么？”

“我就想要这些。”

“没问题。唔……”元首似乎有点儿走神。他懊悔地回头看着屏幕，好像是想找回刚才做的事情。现在汤普金斯可以看到屏幕了，上面似乎是一页程序代码。C++，他想。一个声音从房间的后面传过来，莱恩小姐端来一盘软饮料和点心。元首稍微愉快了些。“噢，好。”他说道，然后拿起一块奶油蛋糕，塞进了嘴里。“我的天，那是‘Twinkie’蛋糕吗？”汤普金斯忍不住问了一句。“没货(错)(译者注：元首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，所以口齿不清。)”元首一边嚼着满嘴的蛋糕和奶油，一边回答道。他又喝了一口可口可乐。汤普金斯把手从“Snickers”牌的糖果和罐装饮料上面伸过去，抓了几颗花生。当他们都吃完以后，就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，让人很不舒服。最后，元首开口说道：“住得还习惯吗？”“噢，还行。”“需要的东西都有了么？”“嗯哼。”“如果需要什么，只管开口。”“我会的。”又一阵沉默。汤普金斯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，他觉得自己应该告辞了。不过时机似乎还不太对，他应该表现出对这个人的一些兴趣。“我猜你对这个还是有些不太习惯吧？要做一个头儿……呢，你在这儿做的这个角色。”“头儿。以前我总是想：做头儿一定是件很爽的事。现在我真的就成了一个头儿。是的，时间还不长，其实我也是刚刚才住进来。我想我会喜欢这个角色的。”汤普金斯继续问道：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？”元首斜倚着豪华的老板椅：“一个买卖，一次交易。你知道，一些现金、股票、支票，就是这一类的东西。”“你买下了摩罗维亚？”“正确。”“真是……太了不起了。”“没错。我拥有大量的股票，一家大型公司的股票。而且我还有点钱，实际上，许许多多的钱。而且，因为我一直都想……”“你给自己买下了一整个国家？只是付了一堆钞票？”“主要是股票。”元首

摇着头说，“我拥有所有这些股票，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卖，因为它们没有上市。”“你拥有了这个国家，所有的土地和建筑，甚至还有人民。”汤普金斯几乎无法相信这一切。“呃，不包括人民。至少我不这样认为。所有的自然资源、海滩、农场、山脉，想象一下它的潜在价值吧。而且所有这些都还有待开发。当然，还包括所有这些了不起的、受过严格教育的人——所有这些程序员、分析员和设计师，软件从业者。这里的软件产业可以与有些国家抗衡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“我想这里可领导以成为‘终极软件工厂’。”“我同意你的观点。”“而且，作为头儿而不只是 CEO 来管理它，有一些特别的优势，至少我这样认为。”“比如说？”“呵呵，在我其他的公司里，当我告诉别人我的要求——比如说，这个或那个产品要在年底前完成，我总是不得不对付一些反对者。”“反对者？”“我的身边好像总是有反对者。”元首生气地说，“我说‘年底之前’，他们就会皱起眉头说‘噢，不，比尔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噢，不，比尔，简直办不到’。”他悲哀地摇着头。汤普金斯尽量表示同情。“不管我想要什么，他们总是说‘噢，不，比尔’。好吧，我想，就这一次，我希望他们不再说‘噢，不，比尔’。我希望他们做梦都不敢对我说‘不’。”“所以，你认为头儿的地位会给你带来管理上的优势？”“正是如此。”“但是我出现了，我毁了这一切。”“喔，其实在你来之前，事情就已经开始变味了，变得非常厉害。就拿莫波卡，负责建造 CD ROM 工厂的那个家伙来说吧。我把工作交给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：‘你必须给我在 18 个月之内把工厂盖好，不然我就要你好看。’我真的是那么说的：‘要你好看。’从前我一直都想说这种话，这一次我就真的那么说了。对我说‘噢，不，比尔’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他连想都不敢想，连最小的一点念头都不敢动。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，回答我：‘是，先生。’”“但是后来事情就变味了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”“他处处落后！”元首抱怨道，“他落后，他拖期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不管有什么惩罚。那么，你说我究竟又能怎么办？如果我放过他，谁还会再相信我呢？我必须得让他好看。”“我理解。”“我甚至都不知道这到底应该怎么干。我是说，谁来干这活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也许我应该自己去干？该死。你惩罚某个人，就为了保持你的权威，谁会感激你所做的这一切呢？没人会感谢你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即使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。真是糟糕。”他把头埋在桌上，就像一个犯了错误、受了罚的学生。汤普金斯先生静静地等待着元首继续说下去。但是他什么也不说了。

“所以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是我救了你。”汤普金斯先生大胆地说道。“是的。”元首的声音从他的胳膊和桌子之间传出来。吃过两块 Twinkie 蛋糕，喝完一罐可乐，元首感觉稍微好了一些：“我们应该谈谈这些项目，汤普金斯。至少应该谈谈其中的一个，我对这个项目有特别的好感。”“哪个？”“呃，现在来回想我最初拟定出这些项目时的想法。我们要在 2000 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输出国，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？”“想象一些产品，然后把它们造出来。”“不。我们制造产品，但是我们不管想象。”他拍着自己的脑袋，就好像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，“不必靠我们来想象。”“不必靠我们？”汤普金斯问道。“没错。别人已经都想好了。我们已经知道哪些商品最畅销，我们只需要重新制造它们就行了。”“不违法吗？”“直接拷贝代码肯定是违法的，代码是受版权保护的。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改，只要我们的产品与别人的有所不同就行了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所以我们应该制造什么？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软件产品是什么？从卖出的拷贝数量来说，是哪一个？”“我想你会告诉我的。”“是 Quicken。”他说道。Quicken 是 Intuit 公司的注册商标。“Quicken。”“是的。Intuit 软件公司出品，卖出了数百万份拷贝。在个人电脑、苹果机、Sun 工作站、Unix 服务器上都有它在运行，每个使用电脑的人都有它的一份拷贝，世界各地人们用它来结算自己的支票簿、管理自己的小公司、进行投资。”“呃，我不是想做反对者，不过如果每个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份拷贝，我们又怎么卖我们的软件呢？”“当然，这也是 Intuit 公司面临的问题。因为他们几乎已经卖给每个人一份拷贝，你当然会问：他们将来的收入从哪里来？很明显，来自其他地方，不然他们的股票市值也不会比收入高出那么多倍。”“那么，将来的收入从哪儿来？”“新版本。”“我们要

让我们的 Quicken 直接与他们的升级版本竞争？别人为什么要从我们这里买呢？”“价格竞争。”“我们要怎么跟一个只卖 29.95 美元的产品拼价格？”“我们会免费发放我们的产品！”“什么？那我们怎么赚钱呢？”元首的脸上浮现出神秘而得意的表情：“你只管给我把产品造出来，我会拿它赚到钱，成吨的钱，这就是我的承诺。”

在沿着海岸返回瓦斯乔普的火车上，汤普金斯从包里拿出日记本。当他有机会的时候，当他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总要在上面写点什么。但是今天他到底学到了什么？他很想写这样一个条目：“怎样通过免费发放产品而赚钱”，但是对其中的奥妙，他还没有弄清楚。奇怪的是，他毫不怀疑元首能够实现这一切。那个人看起来有一整套做生意的诀窍。也许还可以学到另外一些东西，从莫波卡的事，从元首为了让工厂的建造计划更加紧凑周全而对他的威胁。考虑了一会儿，他打开日记本，写了下面一段话：

负面效应

威胁不是提高业绩最好的方法。

如果分配的时间一开始就不够，不管威胁有多么吓人，工作也无法按时完成。

更糟糕的是，如果目标没有实现，你就必须兑现你的威胁。

返回目录